

一個女人翻身的事

著 厥 孔



行印店書北東



孔厥 著

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

——記陝甘寧邊區女參議員折聚英同志——

東北書店印行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857.7
370

目錄

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

——記陝甘寧邊區女參議員折聚英同志——

一、逃荒.....	(一)
二、換了兩斗粗谷子.....	(二)
三、童養媳婦兒.....	(三)
四、正要成親的一天.....	(四)
五、革命就是解放.....	(六)
六、活捉折蘭英.....	(八)
七、和殘廢軍人戀愛.....	(一一)
八、在學習、生產的戰線上.....	(一三)
九、一件意外事.....	(一五)
十、百萬婦女的代表.....	(一八)
出版者的話.....	(二〇)



665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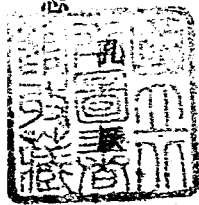
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

——記陝甘寧邊區女參議員折聚英同志

一 逃 荒

我去訪問折聚英啦，可想不到她有這樣的一段歷史！

她三歲上毀了大，就憑寡婦媽媽受苦過日子。媽能受苦嗎？媽只是二猴猴（瘦小）的女人，就和現在的折聚英相似，她，該沒有大的力氣，可是，她上有婆婆，下有兒女，幾張口兒逼得她幹，她幹了，她也真能幹！她搗地，她拾糞，她種莊稼，她每次由山裏回來，還掙好大幾十斤柴，她不但白天受苦，她還黑裏推磨。就這樣，她變牛，又變驢。就這樣，她家一面交納息，供養了財主，一面喝稀吃稠，也算養活了自己。真是，好容易咧，就這樣的，居然也熬過了六年。在這六年裏邊，上頭——她們的老家靖邊——地越發薄了，租越發重了。光景也就越發難過了，就是好日月，她們也得吃糠了；臨後，那兒還結結實實跌了一回年景，她們就連雞窩窩都吃不上了，一家人只好逃荒，尋吃，下南路來。只有奶奶（土音姐姐）還留在上頭，三大家，再有的人，就連早已分開住了的大哥，也帶着他新毀了娘的小兒女，一跑。



那時候，小折纔英方九歲。計算起來，正當民國十七年。是冬裏，天，灰溜溜地；地，凍了；山上，積着雪，河裏，結着冰，荒涼的世界呵！小折穿着露肉的褲子，露肉的衣，兩條小辮子沒動兒的歪倒着，兩條小腿可更乏。天天，她得跟着媽和哥們趕路，不能停留。天天，媽和哥們肩兒背上都抗着細軟的蒙當破破爛爛的寶貝；還挑着籃筐，籃筐裏哭着，哭着大哥的小兒女。大人們，可就沒空憐負小折呵，天天，她得跟大人們，趕路，趕路，一股勁兒的趕。天天，這逃荒的一群，大家餓得眼發藍，大家凍得直抖擻！小折實在撐不住的時候，跪膝兒一軟就蹲下了；這樣，善良的媽媽就要兇狠的罵道：「這鬼仔子，再不快走，看咱不把你往崖下掙咧！」他一面這樣罵，一面擦眼淚。媽是這樣盤算：只有及早趕到延安府，才得有救。延安竟有這樣好嗎？是呀，延安有她扶育（土音烏衣）過的女子，嫁在比較有錢的人家，到了那邊，靠山有柴燒呵；要是慢慢兒走呢，那末，一家人就得非餓死在路上不行啦！

二 換了兩斗粗谷子

可是，有錢是有錢；媽扶育過的女子，小折的姊，在人家作個媳婦兒，却是沒糧也沒勢。難爲她千方百計，把這遭難的一家，安頓在她家（在王莊）近邊的一個破窩裏，沒門板，他給編了個草籬子。她知道她們不夠穿，不夠戴，不夠舖，不夠蓋；她也知道她們沒得吃，沒得喝，冷灶冷鍋兒，天天不放火。因此，她總是偷偷的偷來些吃喝穿戴的東西。她個子大大的，圓圪搭險；她，常常忍不住，拉着小折的媽，抖聲抖氣要求：「可別怪我呀！可別怪我呀！那邊家業雖大，哥兒兄弟却還沒分家；銀子錢，一窩還在大掌櫃肋骨上串着呢！咱給你們說說實話，可是她真不知給真親呀！唉，跟我親媽一

樣的，我跟你這樣親厚，怎奈我貼得了言兒，貼不了錢呀！」說着，她把偷來的東西，帶着眼淚塞在媽手裏：「這樣，媽就呆了：這樣小折聽着聽着，就會突然的噤起來，很慚很慚的！」

● 在那年頭，可真沒窮人活的分兒！延安也遭了年成，大戶人家却還鬧起糧食來，預備作最後的買賣，發更大的財！大多數人們挨餓受飢，災荒呵！從北平，從天津，從好多別的地方，華洋義賑會募捐來米麥千萬石，却都被軍閥官僚們，地主豪紳們，私吞了。在陝、甘兩省，有六百萬個人餓死了！延安好一些，可是小折的大哥，一個年青的後生，頂要吃的，頂餓壞了。小折眼看大哥皮肉鬆了皺了，眼睛凸出了迷糊了，他睡在炕上，起不來了！二哥才十九歲，却是比較靈動的人，他說好給姊姊家裏攪工的，不過沒活做，只掙來一些鹽，礙了末，和着阿乾膠糊的榆樹皮，一家人粥糊糊，幾天就喝完了。二哥又天天出去尋活食。那時候，奶奶也已經被飢荒趕下來，這苦時人，對媳婦壓迫慣的，現在更餓急了，一天到晚臭罵，罵她的媳婦害人，小折的媽，一貫是忍氣吞聲，不言傳，爲了養活娃娃，也曾想嫁人，奶奶可不依，說：「活不下，尋吃討救去啊！」媽是餓慣的，有甚給別人吃，可是她黃臘臘面顏，更瘦了，眼角上皺紋，更深了，她穿着爛舊衣裳，吊一片，蕩一塊的：她，左手抱着破沙鍋，右手拿着打狗棒，背上一左一右揹着孫女兒，四面八方，尋吃去。可恨總難養活窮裡人呵！於是，就有這樣的一天，正該一家老小團團圓圓過年的時候，一個高個子老漢，照約定，交來兩斗粗谷子，來引折聚英。

● 折聚英記得很清楚的：那天，奶奶硬起心腸，說：「讓她！借糧不如減口！」媽順從慣的，那天却和婆婆國口說：「咱可不能鷄抱鴨子，枉操這番心！」奶奶自己的心腸也硬不定，奶奶就罵人了！那末，小折肯走嗎！聽媽說：「好女子呵，即是這樣，你就去吧！一家人要餓得死呀！那人家，來錢

路多，你去，你就吃上啦！聽媽話，乖，乖兒走吧！你走了，媽常去看你，咱女子還挺媽的人呵！」小折，這女娃懂事，這女娃乖，這女娃肯過背，藏過眼淚，聽由老漢引着，聽由二哥送着，出門了。從王莊到朱家溝，天黑趕到。二哥怕她哭鬧，第二天還沒見亮，就洒一把眼淚，走掉了。在路上，她見媽跌跌撞撞（追）來，一晚上，媽沒滾沒睡。却把眼睛哭腫了。今天，媽要去接回女子。二哥阻止媽，媽聽話了。她咬緊牙關，就另找一條路，尋吃去了。家裏兩斗糧，媽一頓也不能吃呵！

三 童養媳婦兒

有誰做過童養媳婦嗎？瞎折聲莫說，從那天起，她作了童養媳婦兒，她就活人跳進滾水盆啦！

公公，那高個子老漢，猴兒臉，生着黃黃的八字鬚，腦門心刻得光溜光的，頭上還盤着一根細繩子，短皮襖，白棉褲，是一個皮匠工人，可是，要沒皮子攪，他就掬炭了。先頭，他原也捐帶種幾把莊稼，可是年成不好，租又重，臨後老年人就拿可腰痠背痛，作炭貓子了。只要吃上喝上穿上，他倒總是嬉嬉笑的；一有什麼難處，可說不得了，連小媳婦子眉眼不對他勁兒，也算不孝順的，他就要吹鬚子，瞪眼睛，脅打撕罵都來了；媳婦可不能够說一句的，總得悄悄兒忍受。雖然這樣，比起小折的漢來，公公却還算好得多啊！

小折的漢，那會兒已經是個不小的男人了，挺瘦的，也是高個兒：長條條臉，黑黃的。他，一滿不務正，又帶嗜好，簡直是個流氓煙桿子，無論要賭博，嫖女人，甚什麼壞事他都幹！公公要是規勸他，他就不高興了！『好大咧！』他說，『這世道，好人沒活路呵！』說說，父子倆就要吵起來。吵過，兒子依舊趕明到黑吊蕩在外面，一回盤纏下抽大煙，小折伺候他，他呢：湯來張口，飯來伸手、

對小折呢，他可從來沒過好眉眼，更從來沒過好言語。他那長條臉上，一對兀子，（單眼皮）眼睛，老是冷冷的瞪着，把她瞪出窟窿，瞪得她抬不起頭，直不起腰來，到後來，在他面前，她竟連氣都不敢出了，難道小折真是軟弱的嗎？不呵，可是她挨打太多了，常是眉黑青，眼黑爛的，只要公公不在家，男人就找個岔兒，把他壓在窩裏打得直暈，有時候還打得她糊塗八塗，死過去了。小折是他冤家嗎？小折作過了什麼錯事啊？這女娃，每天，鍋鍋灶灶，針針線線，都幹了，還女娃，每天砍柴打水，推磨滾碾，都幹了。可是，男人見她吃飯就討厭，常說：『誰叫餓這沒尾巴的驢兒！』

在那家裏，就連婆婆——一個三棍打不出響屁的人，也對她沒好聲氣，舊社會的人們，私心那樣重，雖然公婆媳婦，婆姨漢，也倒究竟是驢下驢子，兩張皮，不親的呵！

在那家裏，小折實在不安心！她天天想着媽，想念着哥，想念着奶奶，想念着小姪兒，小姪女，他們該沒餓死吧？這樣想着，果然有一天，媽來了，而且媽胖了！媽胖了！小折多快樂呀！她快樂，媽那青光光的油臉上，也很快樂，只是媽笑得有些模糊吧了。她一進竈門，屁股就落在地上，背上還揹着那兩個小娃娃，一邊一個，好像睡熟了，彎着細細的小頸子，倒着頭兒。『媽呀！』小折叫；可是她一肚子的話，說不出來一句。媽的氣可不够使喚，媽却還問長問短，問小折。窩裏沒旁人，可是小折答：『他們待我可好呀！』『不打不罵嗎？』『沒打沒罵呀！』媽用手指摸她說：『你這眉眼上怎麼啦？』小折特爲笑着說：『媽，碰青啦！你可是哪搭來？』原來媽是尋吃尋到延長去了，繞了一匝，剛回來，她爛布袋裏好多死牛蹄子，死豬血，……這些都要帶回給奶奶吃的；還有些雞窩窩，雞末末……這些却是小娃娃的口食。媽自己呢？媽好久吃不上五谷了，餓吃了多時延長的棗，媽沒力氣了，媽說：『媽這次不申用了，媽就只一次了，一次……來着看咱女子！』小折硬留

住媽，小折要跟住媽，可是，破鼓亂人捶呀，牆倒眾人推呀，媽當夜就被小折家裏人冷言冷語趕走了。

媽回去，就斃了，媽歿後，小姪女也餓死了！他們沒有木頭（棺材），沒有坟。王莊前頭，崖下有個舊陵坑兒，放了進去，合了口，也沒作個圪堆兒。後來小折娶吳去燒過紙的。

就在那年，奶奶和哥哥，在這兒也沒活路，又一面尋吃，一面回上頭去了。姊姊家也不曉得爲甚（想是遭了匪），家敗人亡，他也跟着哥哥們同走了。臨走，他們在朱家溝的溝叉上坐了半天，商量了半天，結果沒來看小折，就走了。他們，怕她傷心，沒敢來。他們，更怕她家人，沒敢來！

四 正要成親的一天

一九三五年，五月的一天。

小折已經十六歲了。她人雖猴猴的，可是，她這兩條細辮子，早已編成了一條辮子了！她那一對秀氣的眼睛，明明兒的，也已經變成一對大人的眼睛了。她的日子却比早幾年更難過！婆婆歿了；她就頂一個大人被使喚了；家景過得越苦，公公的脾氣也變得越壞了！在他十三歲上，男人當兵去，在高變成隊伍裏吃糧；却又受不住壓迫，開了小差，回來了。臨走，男人跟公公賭過咒的，他說：『咱出去，咱保險每年有三十幾塊響洋捐回來！』公公却罵道：『你能那樣，我拔根毛吊死給你看看！』果然，他一文錢沒掙，偷跑回來了。隊上攔他，沒攔上，却把他三哥——在城跟前作活的——抓去了，頂替了。他回家，公公不讓他進門。這男人，就白兒黑裏，全在外面，瞎胡混。就這樣，瞎胡混了幾年！他，當過兵油子，越發不像人了：穿著爛軍衣，灰溜溜的；油氣連疤，明着暗的，好多補釘。好

多宛圪搭（縫住的破口），一付駱駝相，就連專吃的也要比他勝三分。可是，當過了兵油子，他的神通更大了！他不但吃喝嫖賭抽，他還坑騙（譯音）拐騙偷；天天狐朋狗友，一大羣，護擁來去；真是糊日瞎子亂颺風，鬧得天昏地暗，只差沒當土匪了！幾年以來，小折總不敢出門，小折怕被他看見；可是，小折不能不出門，小折就常在他的眼裏呵！

一九三九年，五月的一天。

他們已經搬到劉家溝住。可是，出嫁在喬場的，男人的姊姊，不怕路遠，跑來說情了：『大，讓他回家吧！』公公可不依；姊說：『他在外面，天天把肚子餓成兩片皮啦！』公公說：『噢，他每年三十幾塊響洋呢？幾年下來，該多少了？』姊說：『唉！他白兒吃日頭，黑裏吃月亮，那來錢咧！』『沒錢，那他回來幹嗎！』『樹高千丈，落葉總得歸根呀！你好大……』『好大是好大，只要交下幾百塊錢就行！』『嗯，這可是！有人就有錢呵！古話說得好，養兒防老，積谷防飢咧！』『哦，可不是！財命相量，錢就是命，命就是錢呵！怎奈這鬼仔子不務正！』『讓他成了家，立了業，自然就務正啦！』『不！不！不！』公公很堅決；可是談談說說，公公却心活了！他聽你一言，我一語，一邊拉話！一邊嘆十六歲的折聚英，父女兩個，末了竟同意了意了！

●折聚英害怕呀，遠遠的，她望着那姊，她真是睜子瞪眼睛，說不出心裏的恨！她，眼看着可怕的虐待，又要來了。不，折聚英不能那樣受虐待，公公給她的折磨已經够多了！可是，她有什麼辦法呢？她想起劉生雲來了（就是後來當縣店區區長的劉生雲）。那是一個白胖胖的小脚女人，個性可惡的，婆姨漢不合，她就不害怕，那時候，她還結結實實跟漢鬥了一次爭，準備脫離家庭呢。她來拉攏這折聚英，叫她回去，說是回去投紅軍。折聚英去嗎？

紅軍，這可憐又可愛的名字呀！眼睛，小房帷縫緊，聽得邊宣傳，紅軍是專殺大敵火的。可是後來，小折就不怕紅軍了，她親眼看見過紅軍，紅軍裏是老百姓，真是一樣樣兒的，只不過武裝了罷啦。他們穿著老百姓衣，穿著老百姓褲，頭上戴頂黑軍帽，帽上綴個五角星，五角星是紅的，在太陽光裡，在月亮光裏，在油燈光裏，紅星都發亮的。他們都是老百姓的救星啊！他們要解放老百姓，不斷的，跟白軍，跟民國（跟地主官僚們的各式軍隊），在打仗。劉家溝不在火線上，可是也常常風吹草動的。誰還不清楚紅軍嗎？

●可是，劉生雲先走了，沒來引折聚英，這却不能怪劉生雲的，那時候，小折還沒決心呵！這，小折坐在簾門前，正愁沒辦法，（那姊姊已經去引那男人了！）恰巧紅軍裡的女宣傳，又來召集婦女開會了。已經好幾次，婦女們不再怕。婦女們圍了一團，男子們也遠遠看。有兩個赤衛軍（那時還沒正式紅，赤衛軍也還是秘密的），在山頭上放哨。短毛蓋子（短髮）的女宣傳講話了，她又教大家唱歌了：『人人來宣傳，婦女聽一番，宣傳話兒好好聽，放腳鬧革命……』女宣傳號召婦女們起來革命，同時爭取男女的平等。會場起了鼓掌聲，那是還不習慣的，三三兩兩的，害羞的。這樣，會就開完，女宣傳就走了。

這時候，那姊姊已經去引了那男人來，男人還穿著新衣服，然而小折已經不見了。

五 革命就是解放

革命就是解放！

折聚英不再受公公的折騰了，折聚英不再受丈夫的虐待了。她跟著女宣傳，來到陳家窪，繼續接

的區政府，繫在那兒的。那女宣傳，名叫池蓮花，小小個子，瘦瘦的，却是圓臉，大頭附，脾氣甚好，待她就像親人。她給折聚英看了看脚，原說沒好極，不用再放了；她又給折聚英（剪）了髮，也變成短毛蓋子了。池蓮花自己衣衫本不夠。她却還把頂光霞的襖子脫給折聚英。折聚英是後來丈夫給她題的名字，那時候她只有個小名叫女子，池蓮花却給她取了個官名，叫做折蘭英。

池蓮花說：『蘭英呀！常言道，再好的女子鍋台邊轉，女人在窩裏是沒有好地位的。作作飯，坐坐蛋，挨打受罵，委屈一輩子。革命可就要把她們解放呀！』她又說：『可是，男人還受著地主豪紳的壓迫呢；女人要解放，先要和男人一起鬧革命！』她拍拍蘭英，說：『你也工作吧，把成千百萬婦女都叫醒！』短毛蓋子的折蘭英，却不好意思的紅了臉：『咱一滿解不下——工作咱也不會作！』池蓮花說：『那不怕！只要學習，學習，再學習呀！』

過了幾天，池蓮花就領蘭英到青花砭，去受訓。那兒，幾眼石窩裏，好多農村來的婦女呵，大脚片的，小脚片的，一滿絞了頭髮，整整齊齊的。上起課來，排排兒坐着，更整齊。教員是一個海殼兒老李，精悍身材，禿頭，黑蒼蒼臉上，長着影兒。這人不識字，可真能講話，吹吹打打，實在是個海殼兒。他教了她們很多革命的道理，他還教了他們很多工作的方法。還有一個教員是崔守功，又大又胖，寬寬的臉，戴着老花鏡，白頭布，藍襖褲，灰大衣。他頂愛批評人，他說：『不批評，不糾正！就沒法進步！』他說：『咱們的女農民幹部，更要受大批評！』開頭婦女們都被他批評得哭了，後來可又都被他批評得笑了！再後來，她們就畢業了。再後來，她們就要分配工作了。

可是蘭英的公公，三天兩次的訪信來，要她回。他說：『咱又不障礙你革命！咱能把你障礙定嗎？咱可只是要你回家看看呵，你就偏不回家看看嗎？唉！你這小女子！你就是沒吃過咱手心裏奶，

你也吃過咱手裏飯啊！『蘭英心動了，她邊擲了一下，就決心證了假，真的回去了。路上她還膠靠貼！發的蘇票——買了大西瓜，要請公公吃呢。雖然這樣，她心裏却也盤算：『回家去，可不會出亂子嗎？』』無奈她雖強，却是好心腸，她不忍心不回去看看老年人啊。

然而，革命真是解放！

革命把公公也解放了！從歸龍區，從烏陽區，一直紅過來，紅過來，把姚店區也紅過了。從此，住在劉家溝的公公，也免了租，免了稅，分得了足夠的土地，還分得了足夠的牛羊。這樣一來，公公可就變了，他可變成好脾氣的公公了。蘭英回家的時候，就見她公公眉歡眼笑的，恨不得供出七個碟子八個碗來，讓媳婦吃個美！一邊，他嘴裏連連說着：『我說來，我說來，那有駝膊兒往外彎的！你看你來了，你來了，你還捧個大西瓜！』他還安慰媳婦，說她男人還在外面，說她男人不敢來纏繞的了，很明白，公公是站在革命的媳婦一邊了。媳婦却記得，公公原是不贊成革命的，他說過：『革命！提著腦袋耍把戲！』他說過：『革命！瞎子不怕虎，虎頭上搔癢！』可是現在，他得了好處，他的舌頭擦轉了，他說『嗨！倒究，倒究，磚頭瓦片兒，也有翻身日呵！』『好紅軍！啥都給咱們百姓想到了！你看咱！咱過去虛土打不起牆，咱而今可就有了底子了！咱從此就——哈哈！有苦能受，有福能享啦！』在公公面前，蘭英還是有點拘束，可也到底敢說敢笑了，她一面吃好的，一面笑着問：『公公，你可讀成我工作嗎？』公公用手放在額上，想了一會，却也笑了出來，說：『這怎不讀成呢！革命是好事，革命是好事，咱怎麼反它的對呢！不過，不過，頂好別遠走，在本區就行。』蘭英反駁說：『這區那區，革命不是一個樣嗎？』公公被說住了，望着媳婦好一會，望望就不覺嚙的笑出來，說：『這小女子，倒說慣嘴，跑慣腿啦！』

蘭英在家裡住了兩天，臨走公公還很客氣；可是臨走那天男人却來了，還來得氣勢兇兇的！然而蘭英不再怕，她靜靜的瞓住男人，只見男人臉上，狠着一付復仇的神氣。他，指着她說：『好！你倒跳門場戶，有路走啦！咱可偏不讓，不讓你離婚！咱就要去當兵！就要當紅軍！紅軍的家屬，看你離不成！』蘭英很好笑，她還年輕，她還沒想過要和誰結婚。她說：『好極啦！你當紅軍，咱就是紅軍的婆姨！』

她男人倒真的去當紅軍了。

六 活捉折蘭英

蘭英的男人，回家啦！那是他當了紅軍一年以後，他參加了東征，受了些輕傷，他就請假回來，再也不歸隊！他還要求成親！蘭英看他他是紅軍，多少有功勞的。蘭英還想感化他，叫他再回隊；因此，男人要成親，蘭英就答應了。幸喜，住到一搭以後，男人倒還好。自從當了紅軍，他煙也了了，賭也歇手了，女人也不串了，甚麼壞事他都不幹了；他還識了些字，也可以講講道理；他婆姨到區鄉農村去工作，他也不阻止。可是日子久了，不料他慢慢的，慢慢的，老脾氣又發作了！結果，又是煙酒不分家，整天串門子，招賭博，偷東西，比起從前來，還是炕上翻到席子上，一個樣兒。他的革命關係，早已丟到老故跟前去了！只是對婆姨，他不敢再放肆罷了。可是婆姨說的話，他一句都不入耳的，譬如蘭英勸他歸隊，他就一味敷衍。蘭英說：『噢！你這個人怎麼望着山，跑死馬，老不見走呢？』男人耐不住說：『噯！不要狗拿耗子，多管閒事吧！』蘭英說到口裏吐酸水，男人一氣就又出

門串去了。連旁邊公公都看不慣，他就要長出一口氣，說：『唉！看他這塊料！』

那年頭，公公是紅鬍，很受優待，特別還分到以前王家財主的兩眼大石窖，滿年四季，吃喝穿戴都有人照顧的，他常常要笑說：『咱可是尼姑生的娃娃，衆人扶持啦！』可是男人回來以後，特別男人變壞以後，優待就發生問題了。公公就常常媳婦跟他鬭爭，可是兒子對他就不客氣，他那長條子臉上，一對一亢子眼睛冷冷的瞪着公公，說：『這老牛膝，又是那裏吃了乾熬（煙膏）油子，這裏來囉嚙！咱貓兒不上樹，狗在後面擰着；可是，人家巴（拉）屎，却不用你撻動彈啊！』這樣，公公的八字鬍子都給歪了：這樣，兩個高個兒就要打起來。再後來，男人對婆姨也不客氣了，說她惡狗搗道，不讓他老爺爺走自己的路，又想打，又想罵。蘭英可不受，她脖子伸長，挺硬一點，看他敢怎麼着！原先她想：『強拉不如軟商！』可是現在又有什麼辦法呢？一天，蘭英回來，就領來一個縣上的警衛隊員，還有一個什麼幹事，一回來催勸男人歸隊：男人才走了。

可是，狗却改不了吃屎！那男人，舊社會多少年來，已經養成了狐脾狗肝，壞性子。紅軍放他個排長，走蟠龍，他却叛了變，去當民團了。民團是無惡不作，頂可惡的啦！有一次，蘭英正在區政府，（那時候，區政府設在胡家溝）她是婦女主任，在工作。那天，黑夜。區上人們都走了！都到東溝莊！去公審奸細了：只撿下一個折蘭英，她的男人却來了！他帶了民團，來襲擊區政府，要活捉折蘭英！他們，把區政府團圍住，一路打進來，一路直吶喊：『活捉呀！活捉呀！』折蘭英好危險呀！虧得胡家溝村子，是兩面莊，蘭英却在另一面住，他們撲空了。鬧開以後，他們還被附近的小小游擊隊，配合赤衛軍，打得落花流水，那男人也差點沒跑脫！

就在那年，延安，城關了，氣白霸軍，商鞅了：聽說一發縣打日本！男人却從鄉邊開小差，偷跑

「回過一次家；又溜開。這個人，現在可不曉得流落在哪裏了。現在，折蘭英談起他，雖然他以前虐待過她，甚至打壞過他的身體；可是，那男人沒有革命到底，却還是很難過的！」

七 和殘廢軍人戀愛

這裏可就要記下折蘭英的戀愛故事啦。

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邊區自衛軍大檢閱，男的自衛軍，整齊齊的，一隊，一隊，在延安南郊場，操練着。演習着，在這許多自衛軍裏，出現了一支小小的隊伍，只三十個人，都是女的。可是，看吧！這却是怎樣的一支隊伍呀！她們，走得那樣整齊，操得那樣熟練，而且，每個人，一律短毛蓋，大腳片；每個人，一律藍布衫子，白布褲；每個人，肩頭都扛着黃桿兒鎗子，飄紅櫻的；每個人，背上都帶着黑色木刀，吊紅布的。看吧！這年青的隊伍！這婦女的隊伍呀！她們，開步走，向左轉，跪下，臥倒……三十個人是一個動作，三十個人是一個聲音！可是，這三十個人的指揮員，却是一個小女人，穿着黑衫褲，綁着白裹腿，草鞋，軍帽，兩面短頭髮，綁着白面頭——在五月的太陽下，興奮的發紅了。

這一支特出的隊伍，可馬上使眾人詫異啦。特別詫異的是延安縣的保安大隊長，湖北人，張吉厚同志，他騎在馬上，看着看着，他呆了，實在的，連他胯下的馬，都呆了！他是一個長征老幹部，住過紅大，上過前方，由於受傷過多，出血過度，而敵人的子彈，又把他右腿打爛，因此，他就奉命在後方，擔負這輕工作，可也多時了，他認得那驚人的小隊，是延安柳林區的，可是，她們沒到縣上訓練過，她們却那來這一套本事呀！他也認得那指揮的女人叫折蘭英，是從姚店區調去的，她，一個結

女主任，曾經開闢了姚店區的婦女工作，把那區各鄉各村的婦女組織得好好的，可是，她却又那來這一套本事呀？他想：『嘩，拐子上台，倒真有她的一套哩！』他心裡可佩服服她啦。他也不曉得爲甚，他很想去跟那女指揮握一握手，說一句話，可是他慣那一套的！他是一個頂吃硬的革命軍人，打過無數次仗，他却不慣在婆姨女子面前講一句話！

那一天，全邊區婦女自衛軍的模範，最榮譽的紅綢旗，就被延安柳林區那支小隊，獲得了。那一天，檢閱剛完畢，天却下了雨，很大的，很大的雨！可是，出發遊行的隊伍，却依舊那樣整齊，那樣興奮。那一支婦女的小隊，也跟着進南門，出北門，繞東門，水，泥到半腿巴子，鞋淌了：全身淋得水雞兒似的，她們可還喊口號，很清脆的，最後，她們得借住到一個學校裡去，却必須渡過延河。河水漲啦！像發瘋也似的流下，河水發瘋也似的奔騰，它，含着山水，往南，又轉，東，一股勁兒衝。女自衛軍們只好三五個人一組，拉起手來，慢慢的過河，水却齊了腰，波浪還用力的撞她們。她們，這年輕的一群，却全都嘻嘻哈哈笑開啦。可是，張吉厚同志遠遠望見了，說：『這可不是好玩的。』於是，他同劉縣長，還同旁的人，好幾匹馬，衝來了，叫她們退回，再在馬屁股上把她們一個個帶過去。第二回，大隊長有些不好意思的，對蘭英伸手說：『來吧！』河水聲音大，蘭英聽不清，蘭英可是看清了，她笑着搖手，又指指旁的人：大隊長就又把別人帶過去了。（三十個人這會兒變得好多呀！）蘭英却號召幾個頂強壯的伴兒，和她一個拉着一個，又在蹣水了。在河當中，蘭英頂小，蘭英發漂了，她緊握住大隊長伸給她的鐵桿子，她才穩穩的上岸了。蘭英謝隊長，隊長很害羞，他那貧血的白臉通紅了，他雖然說：『你們操得很好呀！』（他們那時站得很近）『哈哈！好什麼呢！』

『真好！可不知道你從那裏學來的？』『冒創造末！』哦！冒創造！很奇怪的，這三個字在大隊長那樣

感動，心一收縮，面頰又白了，可是他面上發出了感謝的，爲革命感謝的笑。

不久以後，他倆就結婚了。（她很早就向縣政府請求過同她以前男人的離婚證）大隊副是他倆的正式介紹人；他在婚禮舉行以前，川口到柳林的跑來跑去，給男女雙方傳達互相提出的條件。大隊長的條件是：『我的脾氣又剛，我的年紀又大，這必須預先聲明，請她多原諒；不要以後她鬧起離婚來，我就吃不開！』大隊副又跑去問折蘭英，蘭英說：『咱沒什麼條件！咱就只一個條件！咱怕自家配不上他，他往後提離婚！』聽了這樣的話，大隊副就跳起來，說：『穩！大家怕對方離婚，還叫咱跑來跑去訂什麼條件！天這樣熱！真是！』

折蘭英改做折聚英，就是她愛人的意見；她愛人說：『女子不該是花兒，給男子好玩！』據折聚英說，她愛人，張吉厚同志，比她大十歲，今年三十四。他不安於輕工作，現在又擔任了××××副團長，在×××。他渾身有很多槍傷，刀傷，彈片傷（砲彈傷，榴彈片傷，炸彈片傷）。因爲流血太多，他面頰常白，眼圈常紅的。可是，折聚英說，就是他身上帶這些花，這些革命的花，她愛呵！

八 在學習、生產的戰線上

折聚英要求學習，組織上給他批准了。才結婚不久，這十九歲的陝北女子，就在邊區黨校出現啦。

編班以前，折聚英得經過一次考試。她從沒有進學校正式學習過，怎考呢？在土地革命時代，她一面翻山過嶺跑工作，一面唸着上級發給的字條條，每天識上一半個字，不多呵！以後統一戰綫打日本，她在區上工作，她參加了區級幹部的學習小組，還經常到縣上受訓練，可是，她現在回想起

來，那時候是放着河水不洗船，沒怎麼用功！因此，臨考她急了。她想，現上縣現扎耳朵眼，可過啦！那天，口試主要是政治，她倒一句句答上了；其次筆試，是文化，她得寫些什麼給他們看，她寫什麼呢？她忸忸怩怩的寫了：『中國婦女折聚英』。考的人點了點頭，叫她再在婦女上面加個新字。折聚英更忸怩了，她提起筆來，又加了個新字；可是她却把它加在中國上面，就變成『新中國婦女折聚英』了。主考的人笑起來，說：『好，好，好！三班，三班，三班！』

三班可不比四班，四班才完全是女子班，政治，文化的水平也都低些。他們却幹嗎把她編在三班呀？折聚英又高興，又擔心，怕趕不上功課，她就更用功。別人休息了，她不休息，別人遊戲了，她不遊戲，別人睡覺了，折聚英却還在自修呢。指導員說：『不行啊！不行啊！你這是破壞集體生活啦！』折聚英服從了，改正了：可是不知不覺的，她又變成『破壞份子』了，她就要求說：『哎，由咱吧！咱農村婦女，一滿沒好學習過呀！說咱破壞，咱可在學習上建設哩！』實在，折聚英心裏怪悲哀的。她作過了多年工作，却因為文化低，就像個瞪眼兒瞎！不能接受新知識，缺乏理論；作起工作來，有時候就像是老虎吃田螺，無從下手！不會寫筆記，想要記住些什麼，想要傳達些什麼，却就像端碗水，走上幾里路，便要潑翻好多！因此，這時候，她已經知道學習的重要了。可是，這猴女子，從前凍過，餓過，又被男人毒打過，她的身體所以很壞，而腦筋却更壞！她覺得自己怪可憐，學不進去，只覺眼慢心煩，沒轉勁；黨建啦，中國問題啦，地理啦，自然常識啦……課程可不少；表面却有多多問題她竟破曉不開，特別是算術，洋碼碼子，圪裏圪塔，一圪多，翻來覆去，弄不清楚！她真連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穩了！她想，她的學習，就像秀才走路，就像老牛拉車！可是，她安慰她自己說：『平處也走咧，上坡也上咧，上坡總要熬些，多熬些。』於是，她就加倍努力。於是，看吧，過

了幾個月，重新編班的時候，有些人退班了，她却還留在三班上。於是，看吧，再過了幾個月，支書找她談話說：『折聚英同志，你的學習很有前途，組織上已經決定送你進女子大學去，要你更長時間的學習，好更多的提高你自己！』折聚英就進女大了。

進女大，也還得經過考試；而且，這回是完全筆試了：『抗日戰爭的性質』，『婦女解放的道路』等等問題，她都筆答了。結果，她又考上了。一九四〇年春天，女大陝甘班正式開課，陝甘婦女的精華，好多集合到一搭啦。開頭，折聚英還在乙組學習，不久，她却跳到甲組。乙組時，她當學習小組長；在甲組時，她更當了課代表；同時還兼分支的幹事，後來還作總支的委員。在那年三八節，她還當選了女大學習的模範，獲得林主席和康生同志親筆題詞的獎狀，成為『學習之光』，成為『學習戰綫上的英雄』！

同時，在生產戰綫上，她怎樣呢？看樣子，她是一個走路蹣跚不死蠟蟻的人呵。當她在黨校的時候，她們婦女小組，每自動要求參加男子們的集體開荒，一同上山了。折聚英並不比蠟把長多少，她却使用繡頭，那繡線就像她使用針！開頭，男同學們笑她的努力將是瞎子點燈，白費的；她却瞪了他一眼，兀自開着土，一面對她的女伴們笑說：『哼！咱們拔根汗毛，可比他們腰還粗吶！』也許他媽媽受苦的血，同樣在她身體裏流吧？結果，這自小苦惱的女人，竟始終能趕上最强的男子們！在她的歷史上，不管是在黨校參加開荒，或是在女大參加秋收，她都作了勞動英雄。爲了這，她還得過毛主席題詞的獎狀。實在的，折聚英是和邊區其他的婦女英雄們一樣，誰願意掉在男子們的屁股後面哩！

九 一件意外事

一九四〇年的冬天，却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那時女大陝甘班和特別班，混合編制了。按程度，折聚英被編在十班。那班裏，好多洋包子呵！最低是外面高小畢業生，一般都唸過外面的初中和高中；本來是在陝甘班的土包子，進十班的只四五個，其餘都編進低級班次裏去了。在洋包子裏頭，折聚英怎麼趕得上呢？她想，她肚裏空空的，她要有好成績，這不比叫公雞兒下蛋還難嗎，她却還當了學習小組長，她不能不跑到頭裏！折聚英是好勝又堅強的。她更加用功了。新的課程，也真是岸地的甜瓜，另有個味兒，怪吸引她。特別是同學們的好多洋書，她好奇的，都翻一翻，想看一看，要開開眼界。因此，她的學習，總是吃了碗裏，還望在鍋裏，沒個够！她常常恨自己眼大肚子小；不吃怕餓了，吃又怕噎了！同班的白鳳娥說：『你真是，拉屎還想檢壹芽吃，可餓得要命！你得操心身體呀！』折聚英說：『你看她們都是喝墨水長大的，肚子裏貨色那樣多：咱們不變分用功！不行啦！』

那白鳳娥，也是陝北人，也是從家庭逃跑出來的，也是革命以後跟軍人結婚的，也是女大的學習模範，長長兒臉。白白紅紅的，絞過的頭髮相當長，常露出一隻瓊牙嘻笑（據說，她現在是綏德分區的婦聯會主任）。其實，她自己也很用功的，可是她怕折聚英身體不好，會害病，因此她常勸折聚英。這天又說：『好妹子呵，可別慌！瀉子擔水，總得一步一步來呀！』可是折聚英說：『一步趕不上，就步步趕不上啦！』白鳳娥指着她，笑着警告她：『你要是老那樣，看閻王爺就要來摸你的鼻子哩！』折聚英却不管，那時候，她愛人一度在教導當軍事教員，就住在女大附近楊家嶺，折聚英可

一個月還不定去一次。同學們打趣她：『呵呀！你不執行禮拜六嗎？』折聚英笑着回答：『咱不忙執行禮拜六，咱忙着準備開洋暈呀！』白鳳娥說：『噴！你想在毛板上睡覺，作閒談人嗎！』折聚英笑着想：『我可是就想作文化人呢！』

參來，折聚英就感覺常疲勞，常頭昏，常筋兒麻，常骨殖縫裏痛。她想：『這該不要緊吧？』她在以前丈夫家時候常挨打，也常頭昏，常筋兒麻，常骨殖縫痛的，這些苦味兒，她都嚼慣了。因此，她並沒把它放在心上。有一天夜裏，她同寢的一個同學感冒，吐了一坨多，折聚英不歸她什麼病，急壞了，她去找醫生，回客來她突然腦子裏一個呼盧（糊塗），跌倒了；身子抖得就跟打擺子一樣，牙關子也直打；手脚還發冰，全身又僵又硬，口裏還吐白沫子。一會她像好些了，可是她眼珠瞪得那樣出而且那樣白；她還亂抓心口，把棉衣服都抓得對穿了，她感覺心裏怪難受呵，突然，她又痛哭起來，自己也不知道的。叫旁邊的人們鼻子一酸，都忍不住流出眼淚了！醫生斷定說：『這女子，生理上心理上，一定都受過大打擊，大摧殘！』哦！可不是她以前那男人的害嗎！然而折聚英平常不太恨那男人的，她覺得他被舊社會養成這樣壞，多少有些可憐處，她常想想：『他可爲甚麼不革命到底呢？舊社會不行啊！』

從那回起，折聚英的病常常發，她就學習不成了。她在女大醫務所住了一個時期，就回到延安縣，作縣婦聯會主任（從副到正），依醫生的吩咐，一半工作，一半修養。可是她並沒安心休養，她的工作不斷的進行着；她不斷的組織婦女，教育婦女；爲了充實抗戰的力量，也爲了提高婦女的地位，還不斷的動員她們到生產中間去；她，經常在鄉裏，她研究了，解決了婦女們的好多好多問題。（舊根兒她自己也是痛苦的呵，而今她會不求大夥兒幸福嗎？）同時，她的學習可就撿了嗎？也沒有

療！特別在後來整風的時期，她那樣積極，曾經被劉縣長在一次延安縣黨的擴大幹部會上，把她當作全縣最積極整風的模範，當衆提出過，劉縣長的話是這樣的：『工農幹部在學習上可有遠大的前途嗎？只要看看咱們的折聚英同志！她本來是一個文盲，可是她現在能精讀廿二個文件，還密密地編作了好大十幾萬字的筆記。她的反省也是最澈底的！她在工作上的進步也是頂快的。』正像陳雲同志所說：『咱們工農幹部不學不得了，一學可就了不得啦！』全會場發瘋也似的鼓掌了，折聚英那白白的面頰上微微笑着。

噢！不是常發病嗎？是呀！然而折聚英說：『病可害不倒我！』

十 百萬婦女的代表

好，歡樂吧，折聚英！歌唱吧，折聚英！更努力吧，折聚英！更進步吧，折聚英！你，過去的難民；你，過去的童養媳；你，過去的文盲；你，過去只值兩斗粗谷子的女人呵！你，現在是學習的模範；你，現在是勞動的英雄；你，現在是抗日的戰士；你，現在是婦女的前鋒；不錯，你又是邊區的參議員，你是全邊區百萬婦女的代表之一呵！好極了，折聚英！當你昂着頭，走進邊區參議會的大場，你，和各民族的人，你，和各階級的人，你，和各黨派的人，你，和國際的女人，一同，一同，商量着抗戰和建設的大事，你，的確使外來人驚異呵！然而，你，一個熟悉邊區的人，你却並不希奇，你笑着，你想：在咱們邊區嗎，有很多的英雄，有無數的英雄；有無數的男英雄，也有無數的女英雄！

出版者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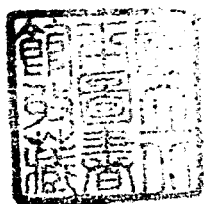
紀念國際婦女節，作者於一九四三年「三八」節時，寫這故事，連刊於解放日報文藝版，無非想借此告訴關心社會解放與婦女解放的人士，今天中國存在着兩個不同的社會。一個社會是難民，童養媳，文盲，一個女子只換兩斗粗谷子。……折聚英曾經歷了這個社會，她始終不能忘記她囑咐飯回來在她破爛布袋裏好多死牛蹄子，死豬血……這是帶給她奶奶吃的，雞窩窩，雞末末，是小娃娃們的口食，自己的媽！好久已沒吃五谷了，吃着延長的糞，失掉了力氣，臉皮青腫着。媽不久就死了，沒有棺材，沒有人埋。自己的丈夫是個流氓，烟桿子，嫖，賭，什麼事都幹啦！折聚英受了不知有多少次打，罵，氣，眼淚只有向肚裏流，牛馬不如的生活，似有規律的渡着：每天砍柴、打水、推磨、滾碾……這樣的生活實在忍不了啦。她聽了沈蓮花告訴她的話：「聚英呀！常言道，再好的女子鍋台邊轉，女人在家裏沒有好地位，做做飯，生雞蛋，挨打受罵，委屈一輩子」。折聚英記憶起自己的遭遇，她哭了，她毅然走出了家，走上了另一個新世界。幾年的新生活，使她變了，成了學習模範、勞動英雄，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兒女——抗日的戰士，婦女先鋒是百萬婦女代表之一——邊區的女參議員……

這是個充滿苦痛，黑暗與光明掙扎的故事啊！它告訴我們婦女，只有走出廚房，走出家庭，勇敢的與這黑暗掙扎，把千百萬婦女叫醒，爭取自由，平等，改造這個社會，事實證明，封建的枷鎖是會自己解除的，折聚英不就是個很好的榜樣嗎？她只有在新的社會裏，才能得到解放，自由，享受着

與男子平等的權利。自己的努力，隨着社會的革命，自己也翻了身，爲群眾所愛戴着，陝甘寧邊區的男、女，老、少，誰不知折聚英的大名，是如何的光榮啊！

在這個暴風雨尚未停的時候，付印這個小故事，就是使我們女同胞能了解這一條明路，它於光明的路，女同胞們，醒來吧！折聚英告訴了我們——革命就是解放呀！

七月二十五日



一個女人翻身的故事

孔厥 著

東北書店印行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一

定價 _____